

# 宋时轮将军一九三六年的一封信在宁夏发现

1993年,宁夏灵武县(现灵武市)党史办在征集党史资料时,发现了该县物资局职工石生银珍藏的宋时轮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写给其祖父石万寿的一封信。当时,有同志在《宁夏党史》上发表文章,对这封信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但由于将落款处的“人民红军”误抄为“人民解放军”,遂引起人们对这封信真实性的怀疑,一直未加重视。

根据1936年的历史背景,对宋时轮将军的信(复印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这封信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属于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文物。

这封信共两页,竖行毛笔书写,宋体公正,笔力遒劲,但未加标点。现将此信断句标点,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史万寿仁兄英鉴: 经杨三哥介绍后,知兄有多年轻练之功夫,并有兄弟身所教练之数百血气的勇士。当今我国正遭受日寇压迫耻辱,四万万同胞正处在生死关头,爱国的志士莫不愤而踊跃的起来,拥护和协助中华人民红军之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如兄之为人岂能置之不问乎? 兄若

不肯失此良机,起来共同救国救民,上为国家雪耻,下为百姓救生,兄不但立刻成为全国人民所敬爱之良民,而且亦同样列入我国著名之民族英雄矣。古人云:乱世出英雄。兄果有意为之,弟非常欢迎,并负责给以胜利的帮助。事急矣,请兄斟酌。

人民红军中路军司令员 宋时轮握手 十一月十三日

宋时轮将军这封信产生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936年5月,红军东征胜利回师陕北后,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封锁,巩固和发展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中央军委又提出了西征陇东、宁夏的任务,于5月28日开始进军。

西征红军称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中、右三路。左路由红一军团组成,从陕北延川出发,经保安、吴旗南下,直驱陇东高原。在连党、曲子、环县、阜城等地之后,进抵固原七营川、清水河一带休整;右路由红十五军团组成,从延川贾家坪地

区出发,经安塞、保安,西出“三边”、宁夏。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组成,随右路军跟进。

6月17日,右路军七十八师解除了三边重镇定边。6月21日又一举攻克了宁夏的东大门盐池县。之后根据总部指示,将定边、盐池防务移交红二十八军,七十八师继续西进,抵宁夏豫旺(今同心)县的韦州、红城水一带休整。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该军自6月中、下旬先后进驻定边、盐池,直到“双十二”事变前夕才由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接替离开。红二十八军驻守三边期间,除了清剿土匪、防御抵抗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外,还帮助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组建地方武装,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开展地方工作。当时,红军的势力曾深入到与盐池相邻的宁夏灵武县境内马家滩、磁窑堡、大寨子(今崇兴镇)等地,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宋时轮军长给统战人士石万寿的去信,就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的事情。

据周永宁同志考证调查,石万寿是灵武新华桥人,自幼习武,为人正

直,富有民族正义感,在当地有较高威望。宋时轮军长经杨三哥(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以石匠为掩护,在灵武新华桥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介绍后,认为石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物,于是写信动员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石万寿接到宋时轮的信后,十分欣喜,就同杨三哥一同去三边,要求参加红军。经宋时轮军长说服后仍留在本地进行革命活动。石万寿接受了红军的领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在灵武新华桥一带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当地一些有志青年在他的帮助下,奔赴三边参加了人民军队。

石万寿早年去世,但宋时轮将军这封信则一直珍藏在他家屋梁上面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石子孙在翻建老屋时,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历史档案。

应该说说明的是:在宋时轮军长的信中,将“石万寿”写成了“史万寿”。石、史同音,可能在当时没搞清楚,产生了笔误。这是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

(据银川党史网)

# 中共宁夏地下组织英勇悲壮的奋斗历程(三)

## (二)以崔景岳为书记的中共宁夏工委

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党委派崔景岳、王博来宁夏接替李仰南工作,并组建了新的中共宁夏工委,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新工委共有6个支部、26名党员。正当宁夏工委领导下辖支部和党员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时,由于敌特跟踪和叛徒出卖,1940年4月,崔景岳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34人先后被捕,宁夏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在崔景岳组织下,成立了狱中党支部,他们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马鸿逵授意特务头子以“高官厚禄”诱惑崔景岳等人“悔过自新”,

被断然拒绝。敌人无计可施,于1941年4月17日夜将崔景岳、马文良(回族,时任三边巡视团党组书记兼团长)、孟长有(在同心县海如学校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3位坚强的共产党员押至银川城隍庙后(今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所在地),刽子手们惨无人道地用铁锹、洋镐将3人的头骨、肩胛打折后推入大坑活埋。这是马鸿逵在宁夏制造的第一起活埋案。

崔景岳等三烈士被敌人杀害后,白玉光等人重新组织狱中党支部,坚持斗争至宁夏解放。

## (三)马鸿逵在宁夏制造的第二起活埋案

宁夏工委遭破破坏后,我党为

了继续开展宁夏工作,于1942年春从湖南、重庆、兰州等地区派遣数名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青年来宁,分散在宁夏中学、邮电局、《民国日报》社和马鸿逵部队中。正当这些同志以学习世界语为掩护,想办法接头之际,被敌特发现,8名同志全部被捕。敌人用尽酷刑,无人招供,马鸿逵即以“奸党”“危害民国”等罪名,呈报国民党中央批准,于1943年4月17日夜将何自成(时任宁中庶务主任,地下党员、回族)、毛达(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党员)、陈硕甫(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刘斐(潜伏在马鸿逵部队炮兵营的地下工作者)4名同志活埋于银川城隍庙后。其他同案人员则

长期监禁至宁夏解放;凌蕃(邮电局地下工作者)、李国青(报社地下工作者)病死狱中。

## (四)宁夏工委遭破破坏后宁夏党组织演变简况

宁夏工委遭敌人破坏后,党在宁夏的工作主要由中共三边分区委(后改为地委)负责。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于1942年9月成立了中共金(积)灵(武)工委(又称河东工委);1943年3月金灵工委撤销后,于翌年5月在盐池县余庄子、红井子和伊克昭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的三段地建立了3个工作据点。1945年3月,又成立了中共河东工作组,领导和开展宁夏的革命斗争。

(据银川党史网)

# 惠农渠数次移口溯源(下)



马关磋渠口遗址。

## 惠农渠第六次移口叶升堡张家滩

《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渠口冲坏,又下移至叶升堡张家滩”。此中的渠口“下移”,是将已位于西河上游的马关磋惠农渠渠口,向西河下游转移,选择到叶升堡。《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记载了移址的原因:“光绪二十七年(1891),河流西趋,外坝刷没二十余里,屡修屡圯,数年不得水泽。”由此而知,光绪二十七年黄河又发生流变,原本黄河主流向东而倾,又反向西倾,西河来水量增大,将黄河拦洪堤和惠农渠东堤冲毁,致使惠农渠5年断流。后宁夏知府高熙喆将惠农渠渠口下移到西河叶升堡张家滩段后,惠农渠才恢复了灌溉能力。张家滩,位于今万粮滩西600米处,民国年间,属荒草河滩,原地属叶升界,有张姓人家在此滩开荒种“闾田”,后以张姓命名“张家滩”,又称之为张家堡滩,现为小坝镇林东村第1村民小组。原西河经村西流过,惠农渠渠口下移到此后,渠口约在今第1村民小组西南500米处,并在西河筑有潜坝以抬高水位。现村西惠农渠潜坝遗址尚存,渠口无明显遗迹。

## 惠农渠第七次移口林皋堡方家巷

《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惠农渠条下记载:“宣统二年(1910),河水东趋,又上移于林皋堡方家巷”。方家巷,系明末(约1644年)自然村,方姓住此已有300多年,明、清到民国时期,方家巷界属林皋堡。清代至20世纪70年代,银川至兰州大道经该村而过,沿大道两旁建有方姓民居,因而得名方家巷,现为小坝镇红星村第9村民小组。古代西河位于村东200米处。宣统二年惠农渠口由张家滩移到村东后,名为惠农渠方家巷渠口,移口的

原因是西河来水量少,渠口进水不足。经实地查看,原西河流到村庄中部,由东向北转了40度大弯,大弯中有古渠道遗迹,现成为沼泽地,疑惠农渠渠口可能开凿于此,但没有明显渠口遗迹。后惠农渠裁弯取直,渠道改在现渠道处。清代,在渠口西南200米处高地上建有大庙一座,古称施家大庙,现改称为广济玉皇庙。

## 惠农渠第八次移口汉坝堡施家河

《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记载:“民国三年(1914),又将渠口上移于汉坝堡施家河地方,另辟新口,宽三十丈,另筑跳水坝二道,一在方家巷,长六十丈;一在俞家河,长八十丈。”施家河及其地名,以及惠农施家河渠口遗址现已消失。汉坝堡即今青铜峡市治小坝。笔者走访小坝村第10村民小组村民,村民全部拆迁安置在惠泽园小区。询问施家河地名,已无人知晓。笔者在此实地考察西河、惠农渠流向,原西河经流到汉坝退水闸下约800米后,向东流到小坝磨菇滩(今香溪苑小区)东,转向北,流到现汉坝东街惠农渠桥北,向西分支出一条支流,西河主河道仍径直向

# 惠农渠第十次移口大坝营唐三闸

自1958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开工之后,青铜峡水利工程师局在黄河主流与西河分流处王老滩滩头建立卵石采石场,采挖黄河卵石为浇筑拦河大坝所用。经过十多年的采挖,黄河主河道全部石结被疏通,河水主流向东北稳定在现黄河主河道上,西河口进水量愈来愈少,西河的供水灌溉功能逐渐退化。大坝营唐三闸址在现大坝镇营门滩村西南200米处,原是唐徕渠退水闸,古称汇昌闸,俗称唐三闸,主要功能是用泄唐徕渠余水入西河。1960年,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实施拦河截流,在青铜峡拦河大坝至大坝营段形成河西总干渠,全长8000米,最大宽度90米至100米,平均流量400立方米/秒,主要为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泰民渠、西干渠等供水。同年,将惠农渠口由西河口移到大坝营唐三闸(汇昌闸),将唐三闸改作惠农渠渠口,将唐三闸退水河向东经营门滩南引入西河河道,将西河马关磋至营门滩东南段改用为惠农渠。此后惠农渠供水分别为大坝营唐三闸给水,西河口和小坝汉惠闸退水补水。1967年,西河口被封死后,引水断绝,从此西河消亡。

(据《宁夏文史》)

# 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一期

YI MIN SUI YUE

## 电视剧《灵与肉》的原型来源于宁夏农垦(六)



(资料图片)

王柏玲硬着头皮向父母说出了回国的想法,不出所料,父母对此非常生气,质问道:“难道我们让你们来巴西是来旅游的吗?”顿时王柏玲愧疚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知道父母为给他们一家办理移民手续要花费多少心血和钞票,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在此时母亲确诊为肺癌,不知还能生存多久,而 they 又怎能忍心离父母而去。此时兄弟姐妹们有的劝说,有的指责,对他们一家做出的决定极为反对和不能理解。经再三反复向亲人们解释说服,最终大家原谅了他俩,父亲深情地说:“你们有你们的事业,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们回国好好工作吧!”

1979年国庆节前夕,严纪彤一家返回了银川。宁夏农垦局的领导专程到火车站迎接,回到灵武农场后又受到热情欢迎,使他俩深受感动。领导和邻居朋友们都来问寒嘘暖,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俩还会再回到农场,有的钦佩,更有的怀疑,说他俩回国是有福不会享,有财不会发,仍要回到穷山僻壤来受苦受累。总之,大多数人对他俩回国的行为不能理解。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是严纪彤和王柏玲要把失去时间夺回来的拼命时期,又是他俩科研取得成果的时期。他们重新拾起了“灵农型”新猪种的研究课题。以宁夏黑猪为母本,有计划地开展经济杂交利用,经过3年实验筛选出适合本地区条件的优选杂交组合,使商品猪瘦肉率由原来的48%提高到55%,肉嫩膘肥。此研究成果,获得1985年自治区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宁夏农垦局为加速发展养殖业,先后把严纪彤调到宁夏农垦科研所担任所长,王柏玲担任农垦科研所研究室主任,使他俩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

#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四)

从地图上看,新疆离北京最远,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宁夏是个准备成立的新省份,张奎与恋爱对象商量后决定报名去新疆,在茫茫边疆纵马奔腾,报效祖国。志愿填写后已经上交,但因为看了场电影,又改变了他们的选择,两人找到学校,希望能重新填写志愿,学校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张奎:现在说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但当年就是那种情况,离开北京前我和对象相约去看电影,电影前边加演了个新闻纪录片,片长只有五六分钟,片名就叫《我们新疆好地方》,把新疆拍得美轮美奂,插曲唱得悠扬奔放,蓝天白云下边牛羊成群、骏马奔腾、葡萄树下、衣着艳丽的新疆姑娘载歌载舞,一派幸福的景象。很多年我才知道,电影里演的与现实生活有很大差距,可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一看电影里的新疆这么好,跟我们要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追求有很大的距离就后悔了。电影还没演完,我们就商量好,回到学校马上找分配小组领导,更改志愿,不去新疆了,重新选择了宁夏。到了宁夏还有人问我,来之前对宁夏有多少了解,说真的,一点了解都没有,那时候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宁夏,也因为宁夏领导去我们学校做动员,说宁夏是国家刚刚批准成立的一个新回族自治区,也属边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希望。分配名单设下来那几天,我们一边准备行李,一边天天打听消

在此基础上,王柏玲带领的课题组,不负众望再接再厉,又接受了“宁夏瘦肉型猪生产技术”的开发,经过4个农场13个杂交组合的50余批次不同类型万头商品瘦肉猪的生产示范,从中总结出了商品瘦肉猪生产模式,生长发育规律,以及提高母猪窝产肉量和改善饲养管理的配套技术,使杂种一代母猪的繁育性能达到窝产仔猪12头以上,育肥猪也由过去喂养11个月龄缩短到6个月龄,活重达到90千克,为此王柏玲课题组获得1990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着科学养猪事业迅速发展,课题组又接受了农业部 and 自治区科委分别下达的“工厂化养猪饲养工艺改革与配套技术的研究”和“现代化养猪新工艺”课题,课题研究通过1993年农业部的专家鉴定,分别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自治区科技进步成果四等奖,王柏玲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奖励。

王柏玲先后被选为三届、四届、五届自治区政协委员,科协常委,以及全国侨联三、四届委员,自治区侨联副主席,全国养猪研究会理事,农业部科技委委员。这一年,严纪彤被提拔为宁夏农垦局副局长,并被推选为自治区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和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这些荣誉,使他俩倍感组织的信任和关怀,他俩决心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回报国家,回报组织。

上世纪80年代初严纪彤和王柏玲夫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3年严纪彤退休了,1996年王柏玲也办理了退休手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严纪彤和王柏玲夫妇在这大好时光还想着为国家、为农场出一把绵薄之力。

(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

息,生怕学校把我们分配到好的地方。名单一下来,我们都分到了宁夏,马上打包行李,急着上路,多一天都怕误了社会主义建设。离开北京前几天,我们这些被分配到边疆的同学还集体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留影,集体宣誓,要扎根边疆,不把边疆建设好绝不回家。当年的宣誓词是我写的,到今天还保留着。

宣誓词:在即将离开烈士们的身旁、在即将离开首都北京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时刻,我们向党、向祖国、向烈士们宣誓;

牢记烈士教导,绝不舍弃党,紧紧依靠党,绝不辜负党的培养,把一切交给党,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牢记烈士教导,绝不会舍弃阶级,时刻自觉革命,与资产阶级毒素奋战,彻底转变立场,做无产阶级的好战士;

牢记烈士教导,绝不舍弃革命事业,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牢记烈士教导,绝不舍弃革命事业,高举血红的旗帜,大闹革命,在教育战线上坚决贯彻共产主义教育方针,拔尽白旗,插牢红旗;

牢记烈士教导,我们有一天生命就为党工作一天,让我们生命历史页页插满红旗,要红旗永不褪色,永远高举红旗,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一生。

按此誓言,坚决行动,终身不忘。(引自张奎先生自著《西行铺路第九页》)(简银生 撰稿)